

春风吹来香气

王优

半夜里,听得外边的呜咽之声,似隐约的长叹,掠过无边的旷野,在林梢,在梦境里来来回回。

不知树上的橙子,在夜风中又掉下来了几个。房后的橙子树上,果子似乎和叶子一样多,个头也大,可惜味道酸涩,没有人摘。去年的黄橙子,累累然悬在叶底,沉重又落寞。

又该开花了吧。历经风霜的果子,在春天兀自掉落。每次看见,或者路过,都会在心里叹一声,为这棵努力结果的树,为这满树没人认领的果。

今晨,风未止,一波又一波。满山遍野的草木,在风中起伏,仿佛海浪翻涌。

雨水

程应峰

残冬的尾梢
春寒料峭
一场雨,叩响门扉
带着与生俱来的温润
为大地着色
所有沉睡的种子
在黑暗中轻语
站进了出发的队列
雨水与泥土相拥
孕育着崭新的梦吃
池塘泛起涟漪
一圈圈,晕开思念
雨滴打在伞面
演奏着春日的韵律
雨水在屋檐下滴答
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所有春天的期许
在这如酥的细雨里
演变成心中的花蕾

休渔记

林杰荣

船靠岸了,整整齐齐
失去了风浪的约束
它们安静如礁石
船上的红旗依然在飘
“猎猎”声搅拌海风的味道
渐渐淡了,这苦与咸
海面上的阴影越退越远
阳光巡过每一块甲板
就像老渔民拍着出海归来的船员
该修补的要早修补
家里面那张网
每天捞起,都是沉甸甸的

姐说,这树芽风一吹,树就醒了,春天就绿得不行。莴笋呀,甜菜呀,飞起地长,怎么吃都吃不赢。

果然,洗衣台旁,枯寂多日的小枝,已冒出嫩绿的芽尖。高高的梨树,顶着几束白花,掩映于女贞子的绿叶之中。

哎呀,香椿也发芽了。姐指着楼旁的一棵大树。记忆中,夏日里它有着茂盛的绿叶,却从没闻见过香味儿。想来是姐认错了。

怎么会错呢?姐说,香椿分红椿芽绿椿芽。老屋旁那棵是红椿芽,香得碰鼻;这是绿椿芽,香味淡些——凉拌或者炒蛋,一样好吃。过几天,等芽长齐了,弄给你吃。

于是,不自觉地舌底生津。依稀记得老屋里香椿的样子:大梨树旁的小香椿,为觅一缕天光,赢得一杯雨水,斜斜伸出屋檐,渐渐高过房顶。春日里,紫红的芽嫩得亮眼,让人

不忍心摘下。

香椿、椿芽,都是极好的词,念一遍,唇齿留香,仿佛春天就来到了舌尖。

晾晒的蒲公英居然开花了!那日,见菜地里的蒲公英绿油油的,便扯了一些回来。妹妹说,蒲公英和白茉莉泡水喝,清热降火,效果不错。

那时的蒲公英,直而长的茎管上顶着一粒豌豆大小的花蕾。想到它还没来得及开放便被割取,不由得有些愧疚。没想到洗净泥土的蒲公英,在阳光和风里失却鲜嫩翠绿,依然如期开放。蓬松的球形花朵仿佛不灭的信念:这个春天,我来过,我开了……

阳光明媚得像要融化一切。晴好的天气正是做腌菜的好时机。吃不完的菜薹菜心,晒在楼顶。水嫩多汁的鲜菜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变得柔软,反复揉搓,消除了生涩

之味的菜薹菜心,经过盐粒的浸渍,再次晾晒在阳光里,由绿转黄,原有的清香变得醇厚。撒上花椒面,辣椒面,装坛,密封。一月之后,取出,装盘,淋上香油。哇!色味俱佳,香脆可口,每餐来一碟,干饭、稀饭,都要多吃一碗。

做饭时,厨房里竟飞来了蜜蜂,三五只嘤嘤嗡嗡。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斜斜的光线里,它们颤动着小小的透明的薄翅,仿佛灶台上散落的几朵阳光。沁甜的菜花、梨花,是它们流连忘返的春光。

午后,光线亮得有些让人睁不开眼。走在阳光下,暖融融的,用手一摸,后脑勺微微的有些发烫。风扬起长发,已完全没有了冷意。鼓荡的大衣,如涨满了风的帆,仿佛凭空长出了一双翅膀,轻捷而快意。

水岸边,踏春的脚步络绎不绝。有年轻妹子穿了白毛衣、小黑裙,款款走在一群男生中。他们从河堤下爬上来,跃过护栏,说笑着一路而去。十多度的天气,薄款羽绒服在身上快要待不住了。

不远处,有人躬身于田野,除草,间苗。嫩森森的草一把把飞出田外,嫩森森的菜一棵棵跃入背篋。菜与草的清香之气绵绵不绝。



相约春天赏樱花

近日,福建省樱花协会发布十大樱花打卡点,涵盖宁德、三明、福州、厦门、龙岩、南平等地的知名樱花景区。这些打卡点各具特色,既有历史悠久的老牌赏樱胜地,也有新兴的樱花主题休闲区,为游客们提供了丰富的春日赏樱选择。图为绣眼鸟在福建省霞浦县玉潭樱花谷生态科技园觅食樱花蜜。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跟着《哪吒2》学做父母

他,而是一直试图用爱和陪伴让他获得幸福,重回正道。哪吒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母亲一起踢毽子,而殷夫人即使被哪吒“一键入墙”,也只会默默穿上铠甲:“你敞开了玩儿!”

哪吒因为穿心咒被定住身体,李靖和殷夫人也被一起投入天元鼎。三昧真火灼灼燃烧,炉里的所有人与妖都即将被炼化为仙丹。哪吒崩溃至极,是妈妈温柔地抱住了他。即使被哪吒身上的针刺着,她也想再抱一抱她的孩子,在他的耳边低语:“你是我儿,我永远爱你。”靠着这爱的力量,哪吒涅槃重生。

现实中总能听到一些故事,孩子在学校受到了欺负,回家想寻求父母安慰,却得到一句:“为什么人家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孩子成绩不佳,父母一味施加压力,反复用“别人的孩子”贬低打压自己的孩子。

优秀不是被爱的原因,是被爱的结果,那些“被好好爱过的孩子”拥有超乎想象的强大内心。哪吒的每一次蜕变,都是被父母的爱羽化而成。父母的每一次理解,每一分耐心,都让哪吒心里的安全感不断加固,让他拥有

了“即使全世界都与我为敌,但我仍要和命运抗争”的勇气。

《哪吒2》仿佛是培训如何做父母的教科书。散丙和父亲散光的亲子关系,映射了传统东亚家庭的育儿模式。父母费尽全部心思培养孩子,孩子按照父母铺的路优秀听话。电影中,威严的“父王”最终却开口道歉:“儿啊,以前父王让你肩负了太多的期望,却不曾倾听你的想法。父王只是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但现在看来,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你的路还需要你去闯,今后,忠于你自己内心的选择吧!”

看到这里,和殷夫人化成仙丹一样让人感动。有来自父母的爱,孩子才能有勇气不断试错。养育孩子,不是一味训诫,也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用爱托举一个生命的成长。爱,终会成为孩子的盔甲,即使前路漫漫,独自前行,也有面对的勇气。

“你不必比谁谁谁优秀,也不用成为父母的骄傲。忠于自己的内心,看自己想看的世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看完电影,我要对儿子这样说。

喜鹊衔枝报新春

巢,最多的时候,同一棵树上竟有三个鸟巢。看见成群的喜鹊忽而各自飞向不同的鸟巢,才明白原来这些鸟巢是喜鹊们的家。

喜鹊无疑是招人喜爱的,它们是百姓心目中的吉祥鸟。小时候,我们学习《寒号鸟》,课文中勤奋的喜鹊曾三次劝告寒号鸟要早日搭窝过冬。不曾想,喜鹊自己的巢穴竟也这般“潦草”,似一团乱枝。我将自己的观察说给先生听,他赶忙说道:“喜鹊可是筑巢高手,它们的巢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上内有乾坤。喜鹊是留鸟,它们的巢要是没有两把刷子,在北方是过不了冬的。”我将信将疑地从网上查阅资料,研究起喜鹊“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巢来,随着了解的增多,不知不觉对喜鹊又多出来几分喜爱。

假期结束,我们像迁徙的候鸟一样,返回南方。年初六的早晨,家人驱车送我们前往高铁站,车子驶过村庄的麦地时,正值日出。薄雾朦胧,太阳沾染着红晕,羞涩而温柔地从地平线上升起,大片大片青绿色的麦苗贴着地面,裹着寒霜,在晨光里闪着金色的光芒。我忽而发现一只衔着树枝的喜鹊正飞向路边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上已然有一个初具规模的鸟巢了,它将衔来的树枝横架在粗糙的巢上,精心地拾掇着它的新家。

春天还封冻在土壤深处,喜鹊已然在筑巢迎春了。那忙碌的身影和看似潦草的枯枝,是写给春天的邀请函。待到东风渐盛,它将会在被满树新绿覆盖的新巢里生蛋、育雏,沐浴春光,为那些漂泊的候鸟,守望故乡。

上方山访梅记

张长水

才进腊月门儿,朋友就打来电话:“上方山蜡梅花开了,明天去看看!”上方山是北方名山,距我家不过几十公里,驱车1小时便可到达。以往上山,看古树,赏石花,观寺庙,大多在夏天或春秋,冬日上山还是初次。

进上方山东大门,走香檀峡谷,过香水湖、雷劈石、瀑布崖、款龙桥,爬上262层云梯石阶,仰望前方,小径幽深,一座座古庙呈现在眼前。上方山山高林密,人文荟萃,有九洞十二峰七十二庵之景,可是今天,朋友们专程为访梅而来,心无旁骛,一个景点从身边掠过。我们直奔文殊殿。

在佛教典籍中,文殊菩萨是智慧化身。文殊殿古朴庄重,为僧侣习静之所。据《上方山志》记载,清朝初年,佛教兴盛,从顺治、雍正到乾隆,几任皇帝赠“匾”赐“福”,文殊殿深得皇家恩宠。这丛名贵的古蜡梅,就是此间行僧心怀远智,千里迢迢从南方引入,历任管理者精心培护,至今已350余年。

古蜡梅生长在文殊殿东院一座小庵内,小庵面南背北,红墙环绕,名作“松棚庵”。进庵门,院西北,一丛灌木蓬蓬勃勃,灰亮细密的枝条上,朵朵梅花星罗棋布,或含苞,或吐蕊,黄灿灿,馥郁芬芳。时值冬季,数九寒天,蜡梅花娇柔绽放,令人倍感温馨。朋友们忘却疲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影。

“南有苏杭,北有上方”,人们对上方山如此赞誉,除了它蓊郁满山的原始森林、光彩夺目的钟乳奇观、深沉厚重的佛教文化,不知是否也有对古梅迎风傲雪、不畏严冬的真实礼赞?仔细观察,这丛蜡梅根系朝阳,多株合抱,每株杆茎锤把粗细,树身前倾,细枝瀑散,蜡梅花瓣簇拥着一颗红心。

来前我曾“百度”查询,北京有蜡梅的地方不多,山中蜡梅更为少见。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丛古梅叫“九英黄”,在北京绝无仅有。从前,人们只知此花为梅,并不识其真正属性。关于“九英黄”名字的由来,管理处领导颇费苦心,组织专家学者踏勘研讨,并与云南一植物园取得联系,经权威专家鉴定:此品蜡梅为“九英黄”,属珍贵、稀有品种。

下山路上,朋友间相互交流。一友科普:蜡梅也称黄梅花、雪里花,看似梅花而非梅属,因腊月开花,型如蜜蜡,故此得名。众友赞叹:蜡梅花凌霜傲雪,不惧严寒,不与群芳为伍,不与百花争艳,品质高洁。此刻,我想起元代王冕《墨梅》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蜡梅花高风傲骨,独自芬芳,或为花中楷模、世间风清气正的表率呢。

时甲辰年十二月三日。

山村春来早

苑广闻

春来喜事多,亲戚的孩子结婚,应邀去参加婚礼。离开席还早,与其抱着手机等吃饭,不如出去转转,拥抱春天。天气微寒,但春天已经遮掩不住。村边一条小溪,流水潺潺。在一个小水湾处,几只绿头鸭子在水里尽情地嬉戏。有的鸭子把头伸进水里,扁扁的嘴巴在溪边的泥里草里一通乱啄,希望能够幸运地赶出一只小鱼小虾。还有的鸭子,单纯只是玩水,不停把头伸进水里,撩拨一点水,赶快涂抹到翅膀上,然后心满意足地伸长脖子,扑打翅膀,嘎嘎地大叫几声。

“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何止是“鸭先知”,河边的小草也知道春天要来,已经泛绿;岸边的李子树也知道春天要来,已经冒出白色的花苞,大米粒一样缀满枝头;即便是乡间小路上被人天天踩在脚底下的车前子,叶子也由暗绿转为嫩绿,看起来丰盈多汁、蓄满春意。

最浓烈、最热情的,还是要数油菜花。当我顺着小溪往下走,转过一个土坡,一大片油菜花地呈现在眼前的时候,眼睛瞬间被点亮了。油菜花品种不同,开花有早有晚,我记得清明节前后,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开放,没想到这才过了春节十几天,就已经有油菜花耐不住性子,以怒放的态度宣告春天的到来。

油菜花地里,已经有蜜蜂和一种淡黄色的蝴蝶在飞来飞去,忙忙碌碌,给初春里寂静的原野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这个季节,田里的活不多,但一些勤劳的农人,已经在田间地头忙活起来,为开春的犁田、耕种做着准备。一个正在路边果园里修剪砂糖橘的大姐告诉我说,她家树上的橘子很甜,让我随便吃。盛情难却,我顺手拧下来一个,剥了皮,掰开一瓣放进嘴里,果然很甜。大姐让我多摘一些,我连连道谢,婉拒了她的好意。

顺着溪流继续往下,小径越来越窄,已经无处落脚,只能作罢。站在小溪不是尽头的“尽头”,我抬眼四顾,远处向阳的山坡上,有一棵不知道什么树开了花,粉白色的一树花,像是一团粉白色的雾,在四周暗灰的色调里,显得格外耀眼,让人心生向往。

就在我打算过去看看那究竟是一棵什么树,开的花什么样子的时候,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知道是催我回去吃饭了,只得留下这个小小的遗憾。

说是遗憾,也不遗憾,还有什么比在春天里走上一遭更让人满足的呢?

蕨菜唤春归

曹建龙

童年时,我寄居在爷爷家,每个星期天,不是跟爷爷做农事,就是跟同伴去放牛。在熟悉的山上,我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或是酸甜可口的野菜,或是鲜嫩欲滴的野菜。家乡的蕨菜,生长在潮湿的山坡上,几乎随处可见,植株墨绿,腰身娇嫩,顶端卷曲着毛茸茸的嫩叶。

有一天,我和同伴去烧过的荒山放牛。刚上山,便发现一大片蕨菜。它们紧握着毛茸茸的小拳头,站立在被火烧过的地方,格外显眼。我们兴奋地采摘起来,手指轻轻一握,蕨菜便乖乖落入掌心。不到两小时,我们就摘满了一蛇皮袋。

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吵嚷着要奶奶炒蕨菜吃。奶奶熟练地抓起一把蕨菜,放进沸水里一焯,然后捞出,在冷水里洗干净,切成小段。上锅,放猪油,等油发出滋滋的声响,再倒入切好的蕨菜,爆炒数分钟后,一盆滑嫩爽口的蕨菜便上桌了。趁热吃一口,清香扑鼻,微软筋脆,了无渣滓。

蕨菜多了,吃不完,奶奶便会将它们晒成干蕨菜。鲜蕨菜先用滚水一焯,捞出后晒在太阳下,几天便能风干,贮藏起来。要吃时,只需把蕨菜干泡在水中,切成小段,与炸肉红烧或与半肥半瘦的炸肉蒸扣肉,撒上葱花、辣椒粉,那味道清香脆嫩,颇有嚼劲,炸肉香而不腻。腊肉炒蕨菜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是家乡的一道特色美食。干蕨菜还能做成腌菜,味道不比萝卜干差。春天一过,村民还会挖蕨菜的根,做成蕨粉或蕨根糍粑,依旧美味无比。

自从有了工作,居住在县城后,我便很少有时间回去采摘蕨菜了。想吃时,只能在市场上购买,虽然与荤菜搭配起来也好吃,但总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如今,春天又到了,我得抽个时间回去,去山里走一趟。

雷亚梅

随先生回北方过年,一出高铁站,凛冽的寒风就迎面扑来,天空飘落的小雨,虽小却冷得格外霸道。家人驾车来接我们,钻进了暖气的小汽车,冻僵的手脚才开始回暖。一会儿,又下起了雪豆子。细小的雪豆子下得急促,齐刷刷抖落在车身上,发出玉碎般的沙沙声。自幼在南方生活的女儿迫切地盼望一场雪,一路上都在眼巴巴地盯着窗外看。

“妈妈,快看,树上有好多鸟窝啊!”女儿望着窗外惊呼。我循着女儿手指的方向往外看,果然发现白杨树赤条条的枯枝上有好几个高高垒起的鸟窝,而且一路上都有。车子一路向前,鸟窝一路相随。我很少如此直观又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这么多的鸟巢。

窗外,雨雪蒙蒙,四野灰枯得像一幅巨大的素描画,那些乍看上去用枯树枝横七竖八搭建而成的巢穴,高悬在一叶不存的树上,显得寂寥又沧桑。我不禁在想,北风呼号的时候,这些鸟巢的主人们拿什么御寒呢?是怎

样勇敢的鸟儿,会如此不惧寒冷呢?

回村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女儿在庭院里玩雪的声音吵醒了。我拉开窗帘,看见院里的的小汽车上覆盖了一层薄雪,庭前的柿子树尖上立了一只喜鹊,它高昂着脖子,正冲着卧室的方向叫着。“喜鹊叫喳喳,好事要来到”,我兴奋不已,赶紧穿上大袄,出去接喜。见有人来,喜鹊也不胆怯,继续清脆地叫着。它啄啄羽毛,轻盈地飞行,我追随着它的身影来到一望无际的麦地。

薄雪浅覆在泥土上,绿中带点枯黄的冬小麦正裹着冰凌,成群的喜鹊在空旷的麦地里盘旋,时不时从我身边从容地掠过。麦地的沟壑边,也种有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高高的枝丫上,每隔几米,就搭有一个硕大的鸟